夢幻居畫學簡明

夢幻居畫學簡明卷二

新會鄭績紀常著

人物總論

寫山水點景人物以山水為主人物為配寫人物補景山水則以人物為主山水為配此論主在人物也而畫人物有工筆意筆逸筆之分工筆意筆逸筆之中又有流雲折釵旋韭淡描釘頭鼠尾各家法不同如用某家筆

法寫人物須用某家筆法寫樹石配之不能夾雜世有寫眉目鬚髮用工筆而冠履衣紋用意筆又以工筆寫人物而用意筆寫樹石一幅兩家殊不合法此近俗流弊因訛傳訛往往習而不察有志畫學者當分辨之

述古

昔人論人物則曰白晳如瓠其為張蒼眉目若畫其為馬援神姿高徹之如王衍閑雅甚

都之如相如容儀俊爽之如裴楷體貌閑麗之如宋玉至於論美女則蛾眉皓齒如東鄰之女瓌姿豔逸如洛浦之神至有善為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者皆是形容見於議論之際然也若夫殷仲堪之眸子裴楷之頰毛精神有取於阿堵中高逸可置之丘壑間者又非議之所能及此畫者有以造不言之妙也故畫人物最為難工雖得

其形似往往之韻故自吳晉以來號為名手者才得三十三人其卓然可傳者則吳之曹弗興晉之衛協隋之鄭法士唐吳道元鄭虔周昉五代趙才王商宋李公麟輩雖筆端無口而尚論古之人至於品流之高下一見而可以得之者也 宣和論畫

人物衣冠時代不同不可不詳細分辨漢魏已前始戴幅巾晉宋之世方用羃籬後周以

三尺皂絹向後幞髮名折上巾通謂之幞頭武帝時裁成四脚隋朝惟貴臣服黃綾紋袍烏帽九環六合靴次用桐木黑漆為巾子裹於幞頭之內前繫二脚後垂二脚貴賤服之而烏帽漸廢三代之際皆衣襴衫秦始皇時以紫緋綠袍為三等品服庶人以白國語曰袍者朝也古公卿上服也至周武帝時下加襴唐高宗朝給五品已上隨身魚一品已下

文官帶手巾筭袋刀子礪石武官五品已上帶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真噦厥針筒火石袋開元初復罷之三代已前人皆跣足二代已後始服木屐伊尹以草為之名曰履秦世參用絲革靴本胡服趙靈王好之制有司衣袍者宜穿皂靴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靿靴凡在经營所宜詳辨至如閻立本圖昭君妃虜戴帷帽以據鞍又王知慎畫梁

武南郊有衣冠而跨馬殊不知帷帽創從隋代軒車廢自唐朝雖弗害為名蹤亦丹青之病爾 郭若虛畫論

論工筆

工筆如楷書但求端正不難難於筆活故鬚髮絲毫不紊衣裳錦繡儼然固為精巧尤貴筆筆有力筆筆流行庶脫匠派欲脫匠派先辨家法筆法為下手工夫故衣紋用筆有流

雲有折釵有旋韭有淡描有釘頭鼠尾各體不同必須考究然後胸有成濾

流雲法如雲在空中旋轉流行之用筆長轉行筆宜圓人身屈伸衣紋飄曳如浮雲舒捲故取法之其法與山石雲頭皴同意寫炎暑秋涼單紗薄羅則衣紋隨身緊貼若冬雪嚴寒重裘厚襖則衣紋離體濶摺宜活寫之

折釵法如金釵折斷也用筆剛勁力趯鈎踢

一起一止急行急收如山石中亂柴亂麻荷葉諸皴大同小異像人物新衣摺襞摺生稜角也

旋韭法如韭菜之葉旋轉成團也韭菜葉長細而軟旋廻轉摺取以爲法與流雲同類但流雲用筆如鶴嘴畫沙圓轉流行而已旋韭用筆輕重跌宕於大圓轉中多小彎曲如韭菜扁葉悠揚輾轉之狀類山石皴法之雲頭

蕉解索也然解索之攣曲筆筆層疊交搭旋韭之攣曲筆筆分開玲瓏解索筆多乾瘦旋韭筆宜肥潤尤當細辨李公麟吳道子每畫之

淡描法輕淡描摹也用筆宜輕用墨宜澹兩頭尖而中間大中間重而兩頭輕細軟幼緻一片恬靜嫋娜意態欵寫仕女衣紋此法爲至當

釘頭鼠尾法落筆處如鐵釘之頭似有小鈎行筆收筆如耗鼠子尾一氣拖長所謂頭秃尾尖頭重尾輕是也工筆人物衣紋以此法為通用細幼中易見骨肉故古今名家俱多用之學者亦宜從此入手

論意筆

意筆如草書其流走雄壯不難於有力而難于靜定定之則不漂靜則不躁躁則浮漂則滑

滑浮之病筆不入紙似有力而實無力也用浮滑之筆寫意作大人物固無氣勢即小幅亦少沉著

作大人物衣紋筆要雄墨要厚用筆正鋒隨勢起或濃或淡順筆揮成毋復改削庶雄厚中不失文雅若側筆橫掃則似老蒼實為麤俗殊不足尚宜鑑戒之

人物寫意其鬚髮宜用破筆寫趣再用墨水

渲染趁濕少加濃焦墨幾筆以醒之雖三五筆勢望之有千絲萬縷之狀意乃超脱不可逐筆逐條分絲排絮意變為工

寫意衣紋筆宜簡氣足神閒一筆轉處具有數筆之意即面目手足須同此大筆寫成毋寫肉寫衣用筆各異寫一人分用兩筆則一幅夾雜兩法矣鑑賞家紫録

論逸筆

所謂逸者工意兩可也蓋寫意應簡畧而此筆頗繁寫工應幼緻而此筆頗粗蓋意不太意工不太工合成一法妙在半工半意之間故名為逸

寫大人物有用工筆者其衣紋寫流雲旋韭等法甚為的當必須筆力古勁筋骨兼全乃無犯氣此亦工中寓意仍是逸筆若一味細幼不見氣魄即如市肆畫神像者纔得模樣

何足貴耶
或問前論一幅不宜用兩筆此論半工半意豈非用筆夾雜前後矛盾耶予曰否前論工筆寫人物寫鬚眉寫手足者用細筆也意筆寫樹石寫衣紋者用大筆也先用細筆而後用大筆是大小兩筆混用故為夾雜而逸筆所謂半工半意者始末同執一筆但取法在工意之間由胸中腕中渾化而成非寫一半

用細筆一半用大筆云

論尺度

寫人物之大小因頭面大小從髮際至地閣量取為尺以定人身之長短高矮古有定論立七坐五蹲三然有不盡然者執泥此論多有未合要隨面貌肥瘦長短如何應長則長應短則短定論之中亦要變通不可拘為一定不易

山水中論界尺與人物中論尺度同是取法但山水之界尺以天地萬物而言所有山石樹木之前後屋宇亭橋之高低人馬舟車之大小几席器皿之方圓俱包涵論及之此云人物尺度只在人身而言其中頭面耳目之濶窄口鼻鬚眉之高下手足背胸之長短與乎行立坐卧之屈伸皆為分辨故界尺與尺度法同而論異也

人身固以人頭爲尺而配山石樹木樓閣亭臺又要以人爲尺推之器用鳥獸凡物大小皆當以人較量以爲尺度自是秘訣

論點睛

生人之有神無神在於目畫人之有神無神亦在於目所謂傳神阿堵中也故點睛得法則通身靈動不得其法則通幅死呆澈當隨其所寫何如因其行卧坐立俯仰顧盼或正

觀或邪視精神所注何處審定然後點之
面向左則睛點左面向右則睛點右隨向取
神人皆知之有時獨行尋句遙望懷思身在
圖中神遊象外則向左者正要點右向右者
偏宜點左方得神凝更見靈活

論肖品

凡寫故實須細思其人其事始末如何如身
入其境目擊耳聞一般寫其人不徒寫其貌

要肖其品何謂肖品繪出古人平素性情品質也嘗見磻谿垂釣圖寫一老漁翁面目手足簑笠釣竿無一非漁者所為其衣褶樹石頗有筆意惜其但能寫老漁不能寫子牙之為漁蓋子牙抱負王佐之才於時未遇隱釣磻溪非泛泛漁翁可比即戴笠持竿仍不失為宰輔器宇也豈寫肖漁翁便肖子牙耶推之寫買臣負薪張良進履寫武侯如見韜畧

寫太白則顯有風流陶彭澤傲骨清風白樂天醉吟灑脫皆寫此意尚不明此意縱鍊成鐵鑄之筆力描出生活之神情究竟與鬭犁匠無異耳肖品工夫切須講究

前人畫壽仙每寫鬚眉盡白以像老態殊不思白鬚眉之老者乃凡間稱壽耳不是神仙中人也何以見之敌諸打老兒一毫可想而知矣近世名手亦有想不及此予少時曾亦

錯過皆因前輩偶然失檢後學反以為準繩
鋊不自知故劉道醇曰師法捨短
寫美人不貴工緻嬌豔貴在于淡雅清秀望
之有幽嫻貞靜之態其眉目鬟髻釵環衣帶
必須筆筆有力方為可傳非徒悅得時人眼
便佳也若一味細幼姱麗以織錦裝飾為工
亦不入賞世人有寫西施浣紗圖滿頭金釵
玉珥週身錦衣繡裳而紗籃亦竹絲精緻其

矜貴華麗絶世嬌容莫不贊羡為難得之畫不知西施之美固不在於調脂抹粉而浣紗時更無錦繡華服也

寫仙佛不是繪出袈裟描成道服已也宜於面目間想其心術於舉動處想其生平不必標名自是阿彌陀佛雖在塵世亦有道骨仙風裝束須青古氣不可有俗氣佈置甯有怪物不可有時物

畫神鬼前輩名手多作之俗眼視為奇怪反棄不取不思名人作畫並非以描摹悅世為能事實借筆墨以寫胸中懷抱耳若尋常畫本數見不鮮非假神鬼名目無以舒磅礴之氣故吳道子畫天龍八部圖李伯時畫西嶽降靈圖馬麟作鍾馗夜獵圖龔翠巖作中山出游圖貫休之十六尊者陳老蓮之十八羅漢俱是自別陶冶不肯依樣葫蘆胸中

樓閣從筆尖敷演出来真狂怪有理何可斥為謊誕然必工夫純熟精妙入神時有感觸不妨偶爾為之以舒胸臆亦不可執為擅長矜奇立異

人物魂譜


奇文共欣賞




擲杖化龍

流雲法

夢幻居

濯足扶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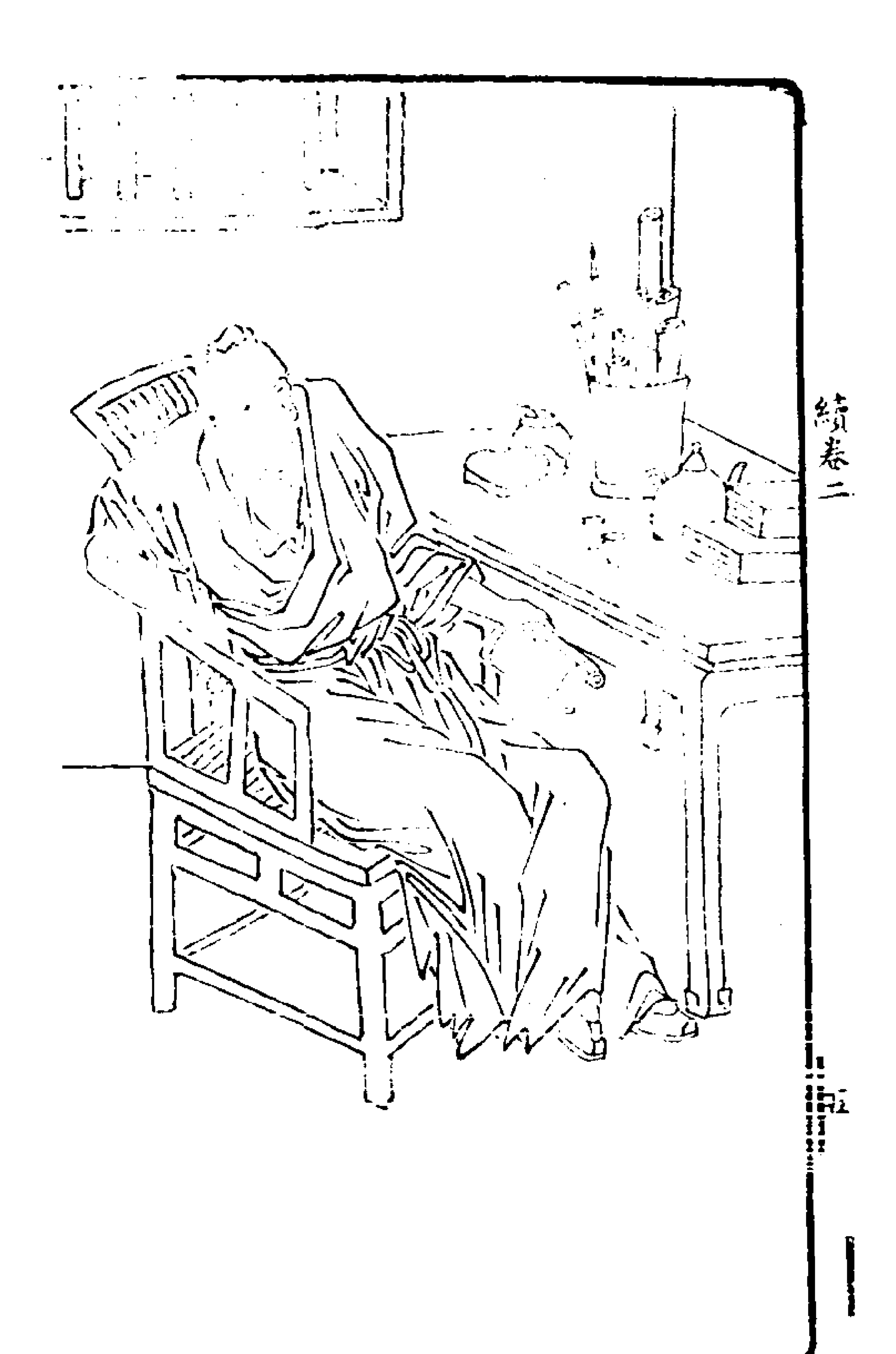


流雲法

夢幻居

農人告予以春及
將有事於西疇







折叙法

夢幻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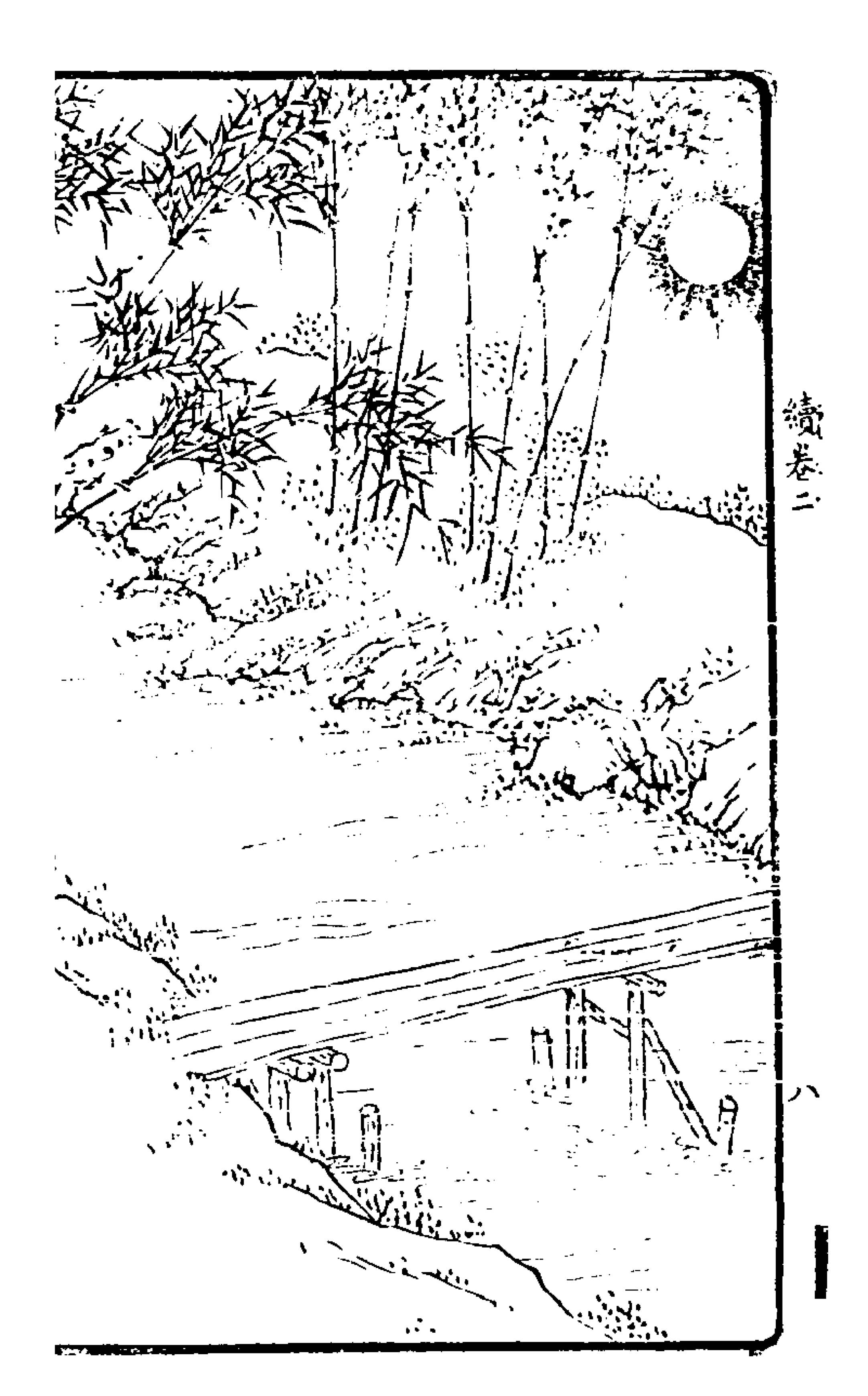


身似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不食五穀
噉百草



放韭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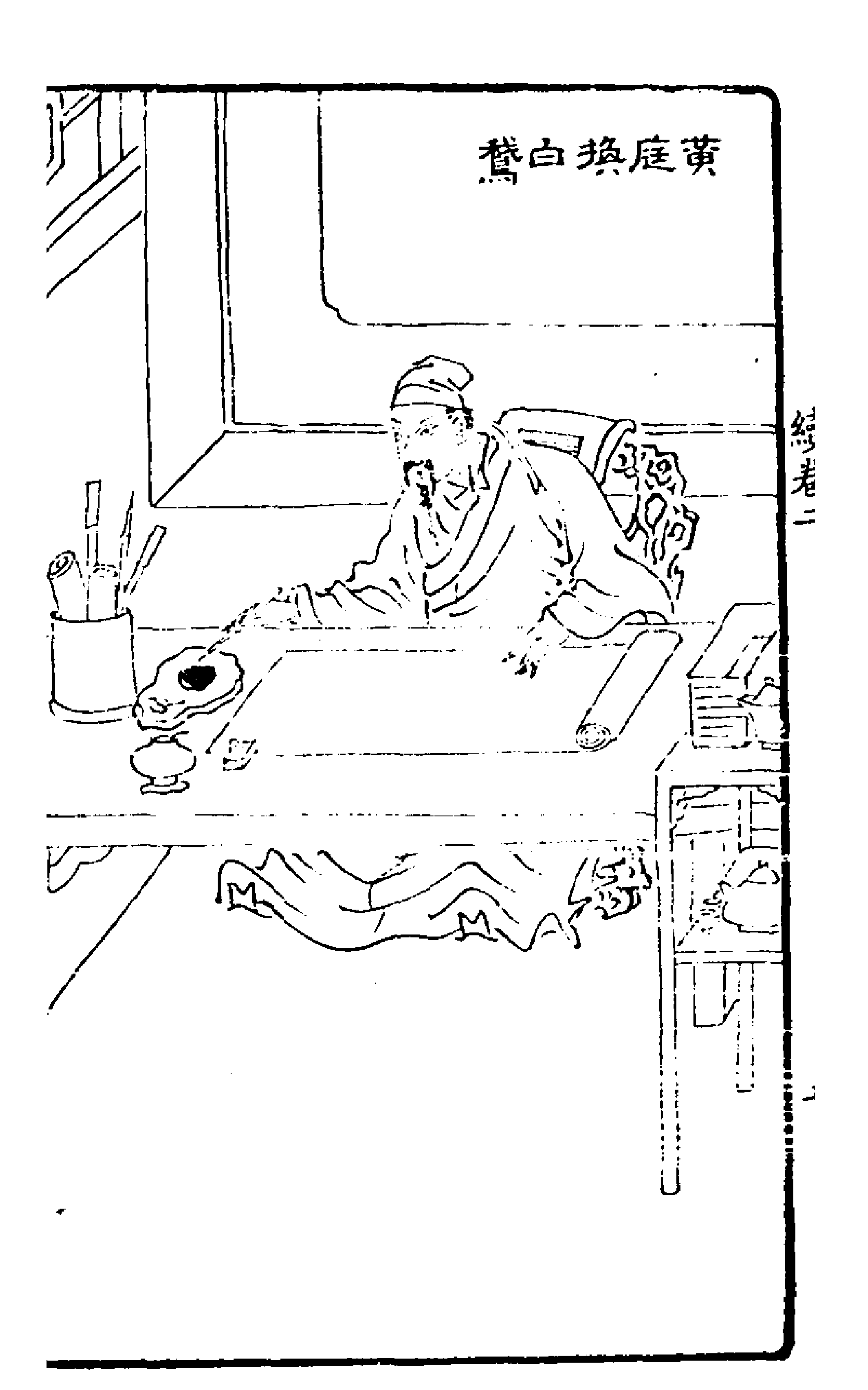
月明歸路
影婆娑

浴乎沂風乎舞雩



淡描法

夢幻居


黃庭換白鵞

釘頭鼠尾法

夢幻居



釘頭鼠尾法

英雄獨立

夢幻居

白雲山市圖

戯寫

所見



意筆法

夢幻居







意筆法

夢幻居









意筆法



夢幻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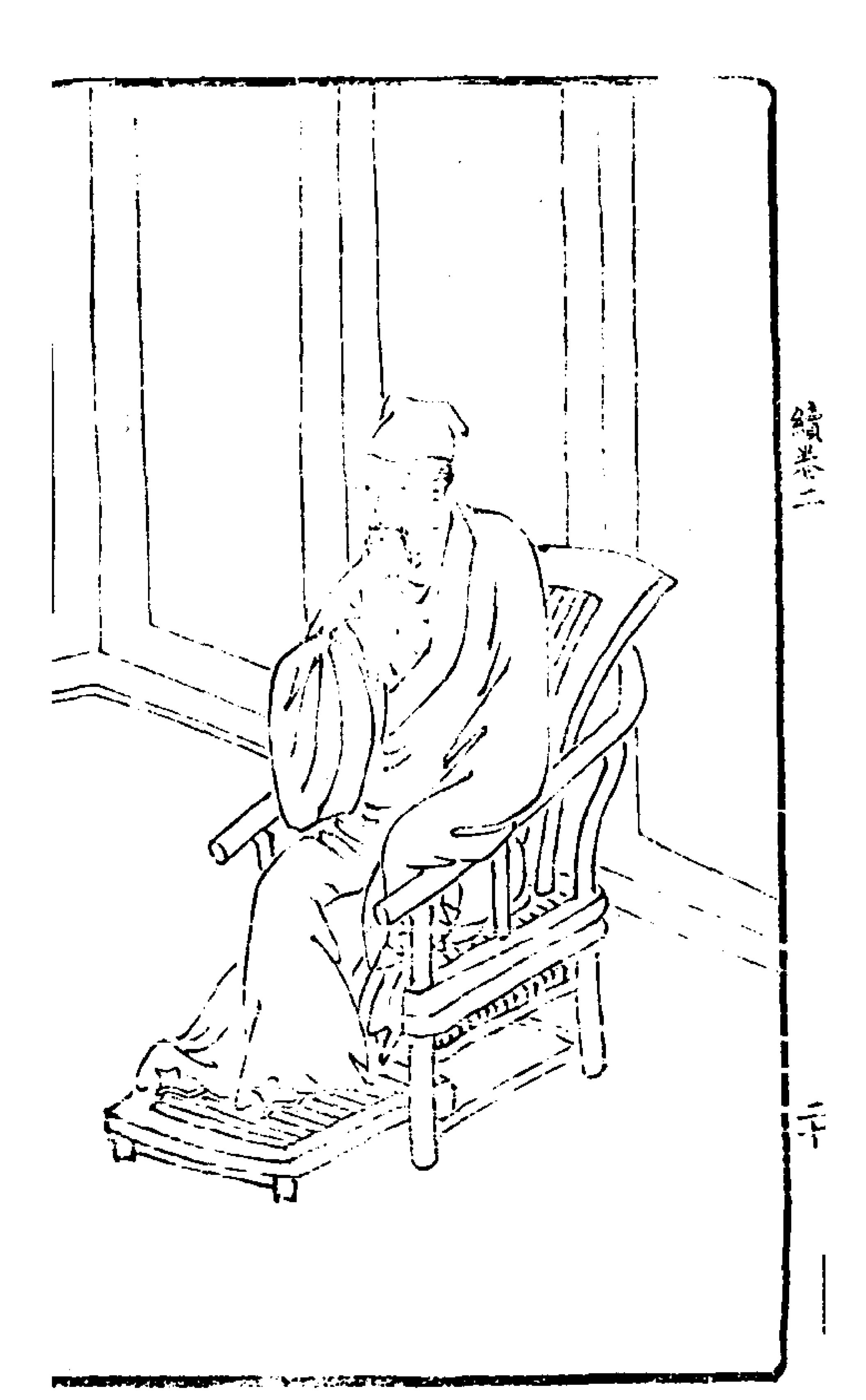








夢幻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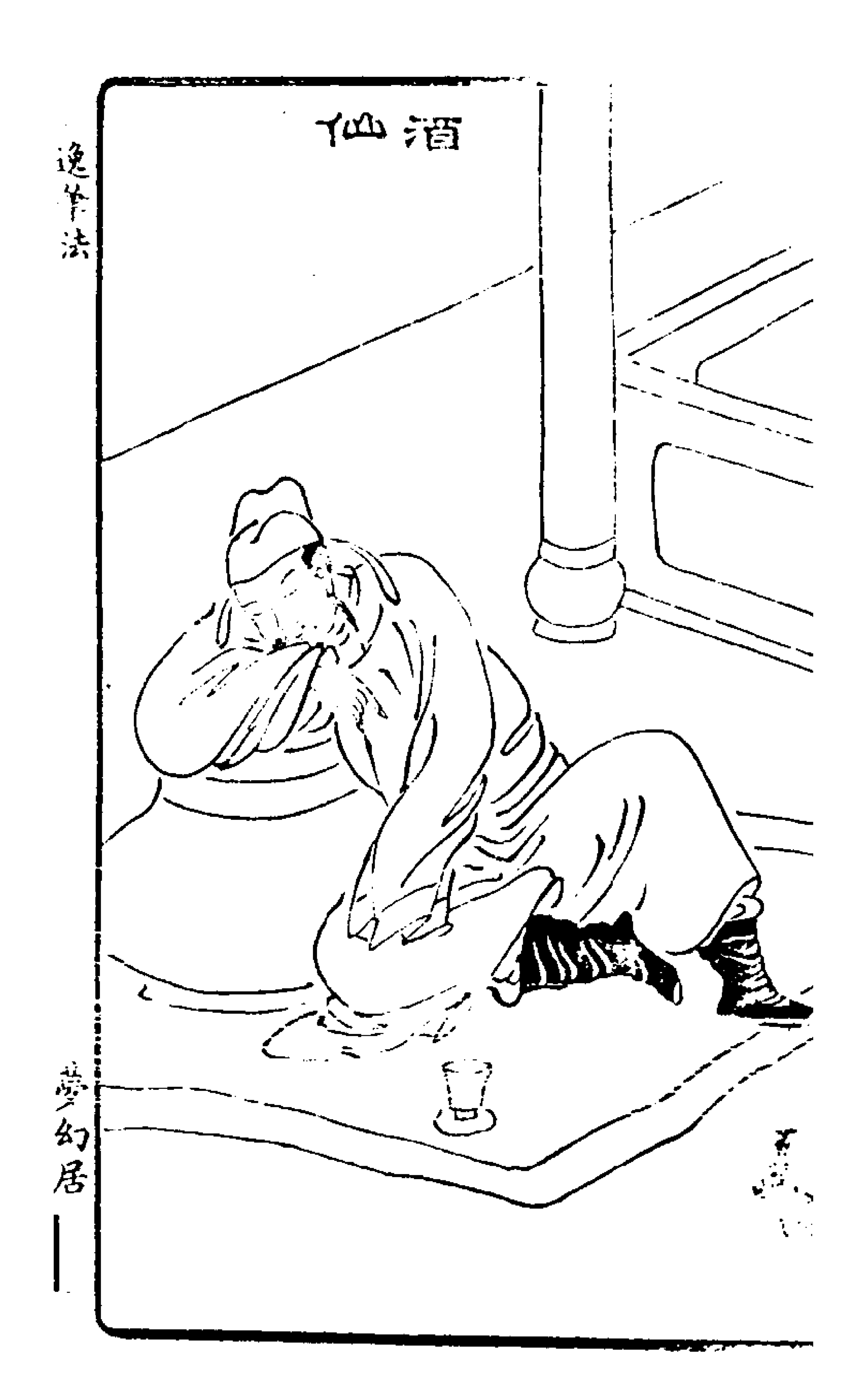


詩婢

[illegible]

[illegible]幻居




酒仙
逸筆法
夢幻居

折腰羞問歸來意
惟許東籬老菊知


逸筆法
夢幻居


滌去舊染之污復其本來之善是曰洗心



夢幻居


米顛品石圖

逸筆法

采藥歸山澗
服食故游客

夢幻居


青山不厭三杯酒
長日惟消一局棋

懶君已倦隨奇不為貝聆


狼虎中間
讀道經

醉卧花间琴作枕在
官河柳在家宵

逸筆法

夢幻居

畫人物形像之外固須鍊用筆法尤資觸景傳神斯譜於工筆中分流雲折釵旋韭淡描釘頭鼠尾與意筆逸筆各應乃為初學入門知所適從耳至傳神之處當以意會之



